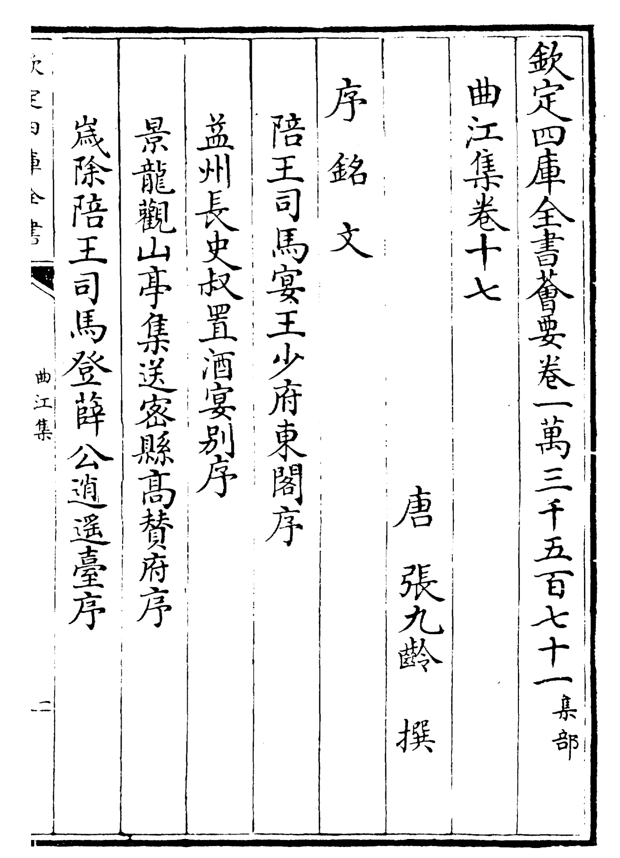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一 集部

曲江集卷十七

唐 張九齡 撰

序銘文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别序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賛府序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遥臺序

為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為契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

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虞卿之著書甞以風月在懐江山為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既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考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迴合下帶溪流聯草樹而心揺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遺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

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别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内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却夷狄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歴踐撫其封疆既一行而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於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孝友之德楚子所畏趯在諸侯之選世有實績今以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于一人以正于四國豈非德能光大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不器所以前拜

小司馬兼擁旄於五涼再命左常侍仍總戎於三蜀軌模素遠綽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馳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轂淑旂綏章嘽嘽皇皇途將出于華陽威巳疊乎夜郎是時也四序鱗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宇邀賔客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道合豈徒肆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所謂宗盟之義黽組交映肴蔌駢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為

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釃歌乃作白日西下缺壯士之翻車青山南登愛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一也始其置金牓築鳳臺窮土木之功極崗巒之勢議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茨不翦采椽不斵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馬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

此時所謂長女之宫欝為列仙之館其後甞有好事以為勝遊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而在祇取樂焉高士官雌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尚名嘉客以言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吴中之事青林脩聳而垂緑緑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緣石𥄢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槩既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闋聚必有散匪

伊麋鹿之群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獘髙公乃振衣而起舉杯有屬却討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廹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何恨仳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遥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守落構而遺製巋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

作臺榭以崇奢盖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澔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為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閒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来於是命輕舸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

煙連井墟指甌貊以南馳雲合山川拒荆吴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出没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翺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懐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其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羲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掐徐孺是日也群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祇命爲序請各言詩

開鑿大庾嶺路序并銘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内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夤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峨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慚絶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

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鐻耳貫胷之類殊琛絶賮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趣徒役者聚而

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啟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寖遠絕垠脅泊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来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給事中魏山公蘇詵韙而銘曰

石巖嵬兮山崖崖嶔崟岞崿兮相蔽虧槎崪屼兮莽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恵吾人兮道復古役斯来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

京遷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掐孔翠兮徠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餞宋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翼泥蟠蔡邕朔方不廢琴書之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鴈以同歸追餞北梁對丘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情人之自遠群公有慼中座無歡他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玆辰零雨得無子荆之詠遂相

與援翰賦詩贈行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漁陽我之巨鎮也慎憚軍佐數求國良以王公能有命汝往底其耕戰之事介于將吏之閒則已聲籍天庭氣雄遼碣鷹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髦懿士莫不激其節而重其邁結軫連袂携壺抱琴留飲極於郊歧望美延於朔裔者不可勝數仲月暄矣陽時賁若植物之發芳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日群萃豈懷安於鹿

豕不日埀堂已載馳於原隰孰不知西笑之美況伊歳華東征之勤兼彼戎旅盖樂不遑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為用令之作者闘而休之各賦詩一章以志其善也

韋司馬别業集序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脩竹左並宜春山靄下連谿氣中絶此皆郎公之有也余固已闢之開元歳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跂彼

一行無忘於夙尚時其七名果獲於前期迺與起居舍
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駕韋公方拭
席見待羞以藥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嘯歌之韻清言
移景閒步周林翲飛自情俯仰為得斯亦吾儕之樂事
幸可而同也扶陽餘慶磻溪古跡樹留梓漆器用天成
庭漸芝蘭馨香世襲斯乃韋氏之懿業是所為異焉而
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累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
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跡繼前軌將為龍以為光

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韋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為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鸖鳴而天聽俄自謫官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為持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絶時輩所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子有以見舉德之輶為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

夫火才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餞或席汾林園或觴臨郊歧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為無欲而自致韋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為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賛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来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来貢沒羽諸侯有

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虦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絶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群之特仡立不動巳九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紲伏閑皁時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盖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睬絶

責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知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名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為之贊曰

鷹鶻圖賛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令而

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絶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佯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贄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推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鶡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

徂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
衆鳥之絶倫者也故君子韙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
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
道林愛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乃作賛曰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為公
卒哭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命不

遂當代所悲況作嬪於公鞠凶在疚援詩以誓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慼慼而能通極希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有於是欲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玄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䰟有憑必署昇仙之籙此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豈不猗歟銘曰

至哉天京災刼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聞

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猗歟我君蔚為人傑命屆金鉉神傳玉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求觀厥成

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始聞也夫

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咺中粹菁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文六乃為頌俾凡今之人色斯而覿奥聽之而知理水有方折辨和氏之價馬山為具瞻表師尹之重焉贊曰

赫咺人望時為國紀偉量川渟髙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入理倬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茍至則珠玉雖藴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覩清揚不俟深鑒是猶雞群見鶴象齒知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也聲聞如彼風格又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虞子羽之失即雖妄庸之目素非知公者偶見斯狀亦已明其瓌異焉初公舉茂才歴長安尉三為御史再入尚書郎色莊以立朝則百寮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為表而竟以出守俄復

徙邊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為患也然公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為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修志以俟也其復可立而須焉時有族凡曰之望者亦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絶偉公之貌作為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為賛其美云

宋公卓犖體標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規模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髙邈

惠莊太子哀册文并序

維開元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册謚惠莊太子旋殯于寢奠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于橋林之栢城𢿙幕宵布羽纛宿設西序啟攢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青宮申孔懷於朱邸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藩衛京師克荷成憲罔

弗肅祇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道則
胎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徽書遠詩言禮
立德必有鄰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方伯出鎮
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
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叶卜韡韡同輦皇皇
改服疾遘中路凶傳左轂寧不慭遺奄鍾斯酷嗚呼哀
哉昔在沖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
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經於置醴既荏苒而云

邁屬殷憂之將啟實定禍於蕭墻遂繼明於雲陛雖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曷殂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追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鹵簿以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周禮從祔漢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夜漏盡兮暗室啟庭燎殘兮曉挽催按三校而徐進將一去而不迴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騤騤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颼而增悲翩翩兮

素盖寂寂兮晝帷遵舊途而何有覽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閟與昭代而常辭嗚呼哀哉潜清暉於幽穸名鴻名於美跡將在皇儲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於金石諒既言之在茲嘉徳音之無斁嗚呼哀哉

祭舜廟文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畧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

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其敢昭告于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内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黄屋之尊廵狩而来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永結於黎庶恵懐之尊長存於壽宫載祀雖遐威靈如在今聖朝紹興至道慜兹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顧表微誠若私僻為諜公忠有替明鑒是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為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

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頗俯垂冥佑俾輸力明時尚饗

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子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巳丑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聞夫仁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屢延以為信然令夫子之不福而聖碁之是德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直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是式朝宿既至

十部稱賢一人思媚鳳凰于飛雲霄以異胡然明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偕清風對禁文石同儕自玆兩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伭離君子曷其愛而甫云覯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罷市郟交臂而相失殷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載在廷颯然象設寘爾音形駈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扃德音不忘應甘棠之勿翦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常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倉曹參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世載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内冰鏡而無垢善常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淑慎自己吞寸有時孰能違命公此来思結忠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欺生涯溘盡精魂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暐暐光昭日歟月

歟有榮有凋丹旐孑孑白驥蕭蕭同官之感俾余魂銷
靈之来歸兹焉旅次瞻望無覩悲辛自至頃密邇而寄
音令寞然而結欷南北于遠幽明永異何以叙情寄之
奠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夘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散
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
縣開國男張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祭于城隍神之靈

恭惟明神懿昔潜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以秉正直攸好忝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于幽明事或同于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恐害嘉穀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為祀祀可不以為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彌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助是所望于神明尚饗

為王司馬祭妻父文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于故某公府君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為螻蟻之患嗚呼哀哉始更榮感早睦嘉姻謬入郗公之選嘗荷戴侯之遇情契闊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宦其又犯時永矣去國貢然来思雖窮達之至此幸鄰境之在玆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析聲而密邇畏簡書而間之然猶風煙可冀翰墨無輟心已運于虛舟跡尚滯于涸轍

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迴遹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絶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發九泉之嘆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窴嘗許恤人之孤况雹愛子之半謹因遣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為馨匪羞是薦惟魂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泣日於郊坰嗚呼哀哉尚饗

為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其謹

以清酌之奠祭于廣州都督甄公之靈惟公稟氣異人為國良臣資忠秉義奮翼躍鱗富貴自取聲名益震故能北擁旄於玄朔南仗節於朱垠行部無幾臥理斯屬棠陰在聽薤歌成曲下流是仰長塗反促如望雨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兹歲首彤襜載輝今也秋季丹旐言歸既寒来而暑往將物改而人非駟馬不馭雙鴈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昔之音徽燕越兮地眇胡山兮路徼奠肴觴之在席感徒御以霑衣嗚呼哀

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待人虛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末联而先覩聽有餘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中律故能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臯陶之謩謀盡仲山之夙夜道因慮於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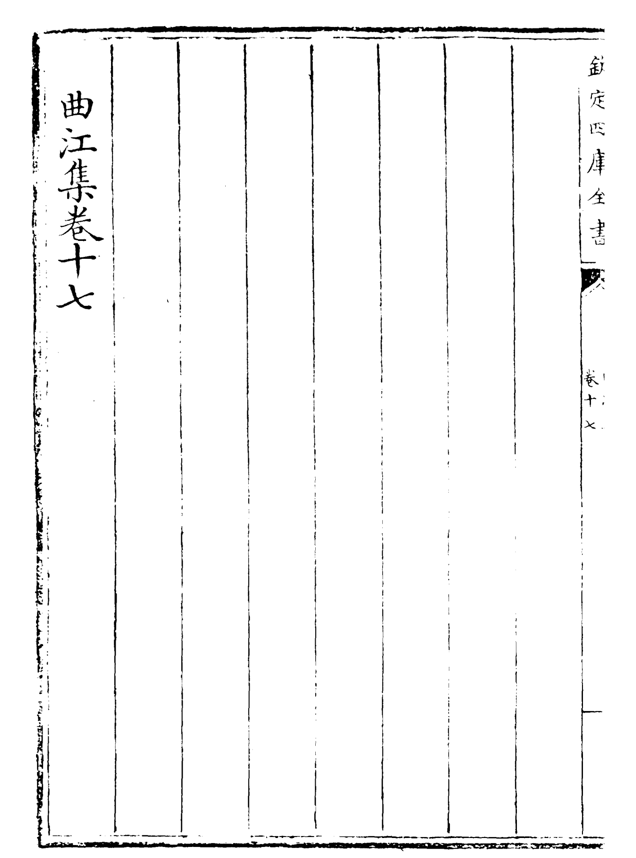
業惟永於王霸綢繆恩渥荏苒代謝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天盖福善地益華宗赫赫為尹巖巖比崇不享黃髮如何玄穹既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恵終人亡令則國失良相學隳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不諒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兹非駑駘之足數盖枝葉以見貽洎剖符於外臺承徽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贖空匍匐而心斷跡既拘於槃憲情未展於哀欵朝章猥及傳名

斯入想德輝而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嘆而猶存人具瞻而永戢盡繐帳之令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冀享厥誠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追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孫子某謹遣弟等謹以醯脯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旻天天實降罰嚴蔭永隔慈顔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教誨幸

而有成崇國寵靈猥當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及
朝恩優渥跪承摧感伏惟昭亮享兹殊錫今謹具贈太
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太夫人告身及玉帶金章
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曲江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六第六頁前三行臣所上事刋本所下行以字據文苑英華删

第六頁前八行其應甚速按新唐書速作邇

第八頁前三行有高第者又有善政者按唐書有上俱有雖字

第八頁後五行又緣隙而起按唐書作又緣姦而奮

第九頁前五行今則執以格條按唐書執作膠

第九頁前八行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按唐書議作詣

第十頁後七行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刋本脱其字又脱有次二字複衍不可妄三字據文苑英華增删

第十二頁前六行豫讓之身刋本脱讓字據唐文粹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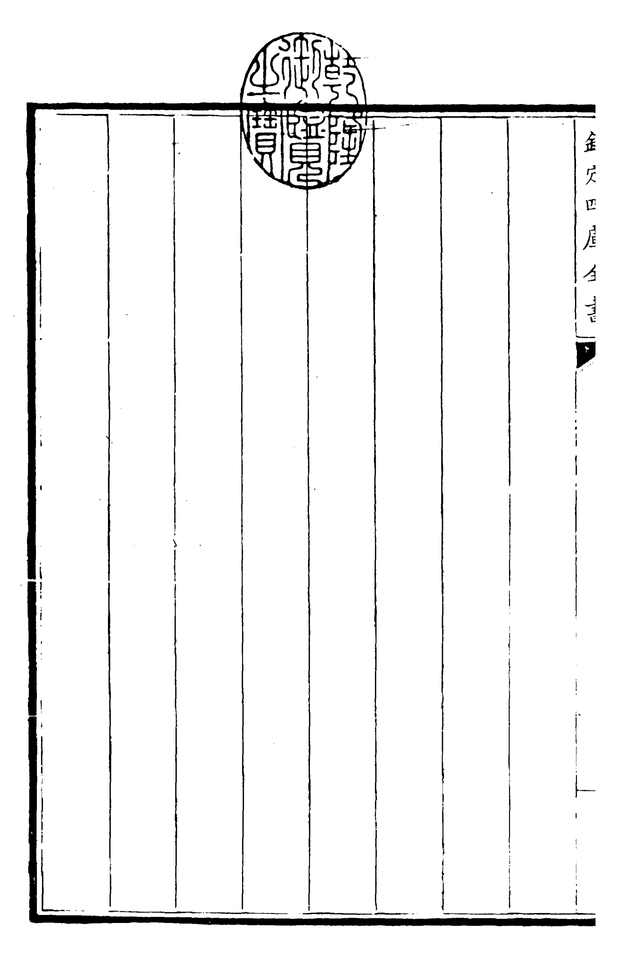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前四行雖後時而自寧按唐文粹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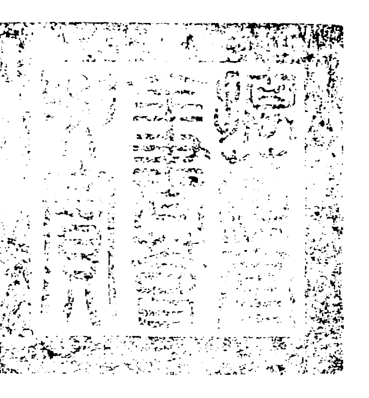
安

卷十七第八頁後一行遷商兮重九譯按此句有脫字

第十一頁前八行故絶域有來貢沒羽刋本羽訛與據唐文粹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故其受羈緤伏閑阜時馴而無用按唐文粹無時字又無作為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舉人臣孫潢

故趙許州墓誌銘

故韋司馬墓誌銘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曲江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二 集部

曲江集卷十八

唐 張九齡 撰

墓誌銘

故張太師墓誌銘

故楊都督墓誌銘

故王府君墓誌銘

故畢都護墓誌銘

故趙許州墓誌銘

故韋司馬墓誌銘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葢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

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
勇忠為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勲皆已
昭昭於天下雖與日月爭光可矣
公諱説范陽方城人晉司空壯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
學士諱弋府君之曽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
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隲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
而祥發神明所府道德為樞生以寧濟𭥍而休祥鷹揚
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絶雲霓之望矣初

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于外為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盖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數闡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

功烈過於如神徳聲出於咸一此固與板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異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㑹節乃有立何所不可體道以為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大雅其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鈌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為筌蹄於朝廷為粉澤固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

恥子雲不為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為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焉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右丞相武陵公懐慎之女也動為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已内執謙下外睦親疎古之賢明未始蔑

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椒符寶郎泣血在疚皆我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閟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液百實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兹後之與歸誰我太師

故特進贈兖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其先食采於楊因邑為氏始大於兩漢更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戎之高祖也台階論道盟府書勲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洎右衛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葉炳靈六轡承祀而皆千里一舉逸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即尚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叔之文長而嘉聞增

季友之業孝悌忠信藴乎坐知禮樂詩書成於時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晋州叅軍中宗之在春宫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兼之實難而公惟允以選尚長寧郡主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神龍元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勲而貴主宜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山川至是始襲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將軍加上柱國累遷秘書監兼太子賔客增金紫光禄大夫又特進散騎常侍右千牛將軍陜王傅坐事左出

巴州刺史入為光禄卿復出為亳襄陳鄧四州刺史左轉鄜亳許絳四州别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修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傷義不怙寵而廢公奉以周旋加之撝挹雖在降出無他悔吝此亦公之善自為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夘遘疾薨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天子悼焉有制贈使持節都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仍遣使弔問令返葬京師率禮

有加哀榮異數其年秋九月甲申葬于北原其孤曰某

等煢煢在疚顧圖遺烈後之人亦知范宣之世禄豈獨

臧孫之立言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土祚我諸楊降生厥祖四代而立為

漢元輔爰及胄裔克復先古猗嗟觀公不忝前人荷天

休寵為國嘉姻王孫作儷帝子來嬪瓊敷玉潤輝映紛

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禄盈萬鍾賦食千室亦克畏滿

亦以戒逸物更盛衰時有得失禀命不融斯人則亡天

歸京兆地返連崗吁嗟此室徽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盖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今上下千載海沂為頌始壯厥猷淮水作楨克昌其後繼跡台衮聯華牧伯君子韙其立言史官褒其行事則已世無違德人以嘉聞圖謀粲然宜為冠族遖祖某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東亭侯高祖某陳度支尚書曾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贈潤州刺史父

其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範業雅有名器性開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已存誠離經合道異焉而不傷於物同焉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儀鳳中初以門子選為孝敬皇帝挽郎解巾相王府參軍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與於戚行過於禮時其在疚哀能感鄰服闋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干鏌之鋒截無不斷展騏騮之足行無不至以

故言出有孚豈止於百里教行無類俄浹於四封邑人是宜輿頌乃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尤異帝用嘉焉遷洛州陸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善益闡考父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識者觀政許其以後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蒲州長史三爲郡佐一以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雖已秪之體素顧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名擢

為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于漢東之美繼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綿二州刺史先是俗多梗弊人盡流庸公亦來思撫之如子彼得攸曁歸之如市行有餘力用不盡才驟遷大都督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雲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置連率之官增監郡之秩於是歷選列辟專謀用賢且有後命而公為稱首遂作越州都督同京官正三品連率統察杭婺衢睦温撫台閩八州長史已下牽由部按事雖竟寢議者終榮

仍守越州都督加銀青光禄大夫公素有盛名兼之寵數問望而草風必偃至止而蓬麻自直與夫任賢坐嘯勞心行部彼有因致此我無為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州司馬頃之又正名為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居已重世買臣遠郡無矜於出授張既本州是榮於衣繡公雖作貳我亦為光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昭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騶正于君僕日加數馬之慎歳有展軨之勤無何則

真可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厲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究春秋六十有一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洛陽之陶化里第嗚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人范陽盧氏不享偕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月乙酉合葬于偃師之某原却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伊瑕丘之樂蓋取邙山之兆有子曰昊次曰旻泣血苦壤哀纏於遠日勒銘金石儀叶于言時假以斯文爲之實錄其詞曰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沂緒業爲永德音罔違貽厥謀翼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曰家肥

其二

洎我華容而令濟美四科冉季九能魯史學匪爲人義如在已施於有政嚮之柔矣

其三

雅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爲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厥庸逌奮令也則亡天不可問

其四

神欺永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滕室鸖弔人悲龜言地吉篆石泉戶與山相畢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祖義雲北齊度支郎中青州刺史曾祖琰貞觀初并州白馬府右果毅都尉右衛郎將祖乂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因家于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即孝廉府君之子稟靈

純茂姿性開朗亦既志學休有令聞雖在諸生之中已有萬人之望矣夫其忠有世善有元仁於其親友乎兄弟豈尚行所致其因心而然公之植身根蔚素厚操本制末何適非宜故為政之方所從來遠矣其年初有御史將命黜陟幽明公時盤桓居貞未有攸往而使者承式固才是求褐衣見名直繩斯委乃表公授梧州録事叅軍非其好也先是剽刼在境行李所病綱佐無幾逋盜肅然歲滿授廣州湞陽令事必簡舉人用穩便莫不

浴嗟未始見也尋轉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丁内憂公有至性幾於毁滅廬墓展哀泣血扶病有加一等不惟三年嶺南按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蕭璿彼孝悌之士也以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板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勑授新州刺史屬恩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明允後按察使廣平郡宋璟以公為五府總管以甲卒戍馬雖臨之兵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鷙狼戾化梟為人廣平公深以為

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真授夷落大寧尋加朝散大夫遷端州刺史居必致理莫匪嘉績并護之寄朝選以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幾闇忽遷殂時年六十某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公内行無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為已所涖數郡遺愛在人全已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天慸哀遠日永惟稱伐存乎幽篆銘曰

猗歟畢侯濬源長流受氏于畢爰自有周彼美世載實

惟孫謀貽哲繼軌斯其遠猷嗟彼懿宗是生孝友知實內積行非外誘家邦必聞人倫歸厚微此令德夫豈善守亦既從政厥聞載榮邑能訟息郡用禮成蠻夷慕教鴟梟變聲九真副嶺萬里揚旌護彼絶域義忘險艱緹律未改丹旐而還存沒之際忠孝之間徽音無泯篆德茲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于周所食者趙下逮襄

子大為諸侯貽于謀孫克用保國有功有伐無代無之曾祖某隋尚書左右僕射淮寧郡公祖某金紫光禄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皆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惇師舊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修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並克弱冠以門子調補湖州叅軍轉相州司兵叅軍學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清論始誦令行屬太上皇養德在蕃擇賢為吏公

首其舉王曰爾諧於是引為相王府户曹叅軍轉法曹叅軍及龍德既亨鸖鳴有應往而利見縻以好爵乃授朝散大夫雍州録事叅軍綱領諸曹囹有不空秩滿除洛州伊闕縣令事舉其中歛從其薄惠小鎮大徇公滅私政之在人令而遺愛俄遷徐州司馬未幾轉陜州司馬許州長史千里將騁六轡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故其四叅州事再入府寮一宰畿邑三為郡佐莫不所居而績宣其用所去而頌因其跡豈伊苟然厥繇尚矣

開元八年春二月疾作革乙丑終于官舍春秋若干某年冬十有一月庚午歸葬夫人崔氏祔焉公自然淡泊不屑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年多所移官數四不過絫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而能濟推厚居薄内安其仁急病讓夷外多其義不曰君子其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泣血加人抑情就禮哀煢窀穸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履附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猗嗟令德寛仁合道景行行之風流肆好名取公器善為身寳志所以立政所以宣入官惟允蒞事其然是儀是式不忘不愆令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禋祀春秋霜露茫茫九原斯馬永慕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傅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曽祖津仕隋至内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黄門侍郎壽光男克

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承休軌載揚厥問列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充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丕搆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叅軍公以為國無小而行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貊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倉叅軍歷廣州都

督府法曹叅軍輪囷下蟠弗以屑意斡蠱用譽將以明
道固已仁焉而不異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
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
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矢志南州
終于叅佐悲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粤開
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
極思傳不朽勒石泉户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黻衣作伯彤弓用征猗那其後世

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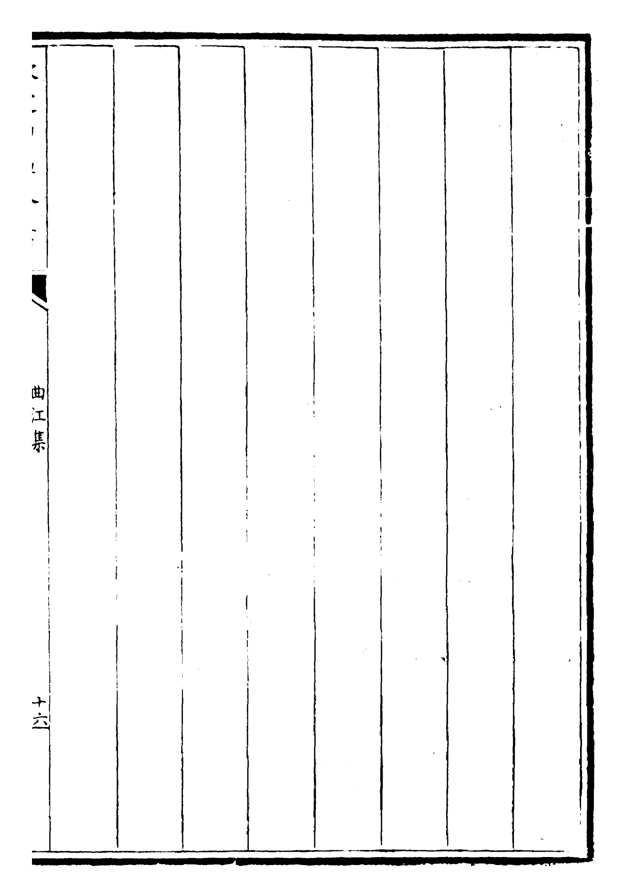
右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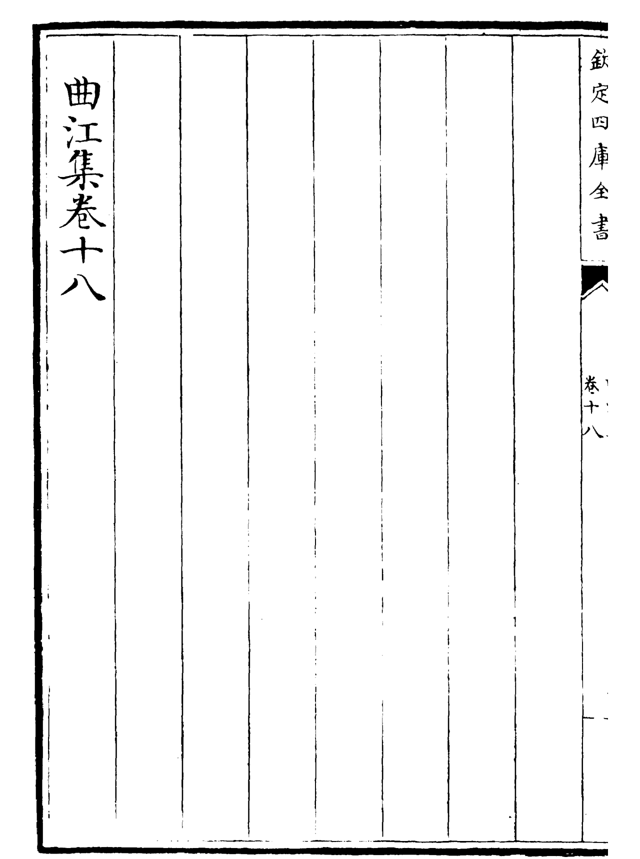
休烈有素聿脩無忝言炳身文禮充物檢行雖欲晝名不可掩學古入官盖取諸漸

右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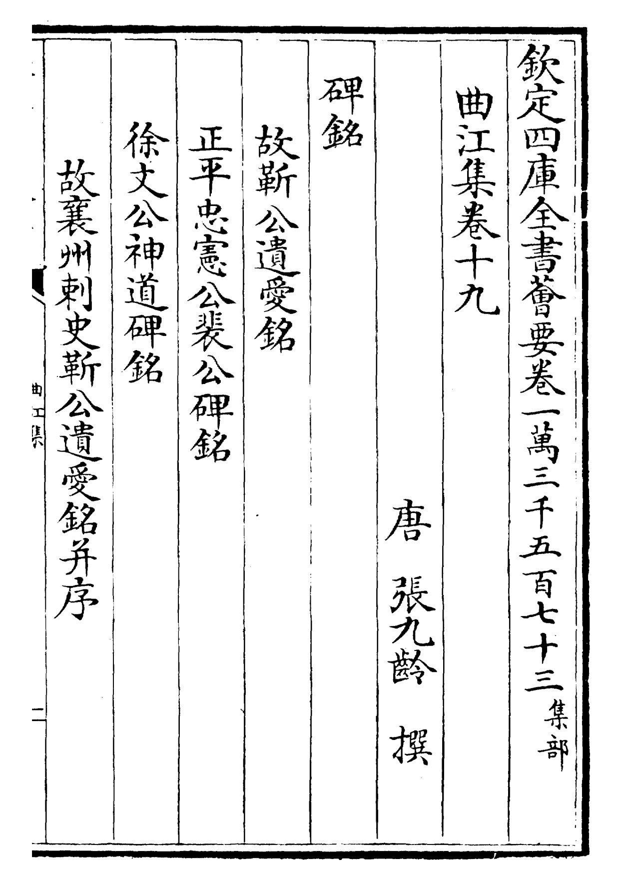
叅卿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改

右其三





曲江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 集部

曲江集卷十九

唐 張九齡 撰

碑銘

故靳公遺愛銘

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

徐文公神道碑銘

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銘并序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為北津厥繇咜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寛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頻卿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茍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

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厲翼雲翔故一舉為拾遺已有遠致三入為御史侃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壓羣議及再典大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惟上徳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嵗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癘負擔以踣斃垂耳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

全至於是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為厚感恵者深遠既和且均夫然後人斯恥格庭少静訟衆佐閑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終也三年而頌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陜州刺史暨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留無縁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

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卜日乃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為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為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譔德是以刻石立紀彼峒陽之陋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績

銘曰

英英靳公宣播秉彝為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動必

兼遂能皆再踐糾過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化流樊
沔激厲素風抑揚善政約紀為法急人所病物故推誠
事匪忘敬感被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深穆
然清風莫其遺音緊公既沒厥跡可尋勤石是圖以慰
盱心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
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并序

天道遵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忘麄是天縱於聖

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藉譽於朝廷哉徑取才於無跡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勲使祖虗名者見西子而憎貌工横議者聞魯連而杜口乃知古所則哲惟帝其難令之得人遇聖為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負真賢之實者其在正平忠憲公乎

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為人物之傑與瑯瑘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奕代更盛大

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瑯琊公大父仁隋光祿大夫追贈持節原州都督天之旣厭隋德矣見危致命不亦難乎謚之曰忠憲春秋之義也父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太尉時或有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謚之曰獻尊名之典也公即獻公之第七子降神元和含光不曜越在初歲已有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悟學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綜人倫豈矜一善弱歲居太尉獻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引文

館學生神龍初明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尋入為陜王友改右衛郎將丁晉國太夫人憂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為貝州别駕未之就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公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畧自委泊外臺棲遲下位出入從事十數年閒坦然而自若者何哉盖知才有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

祿之休烈葢太尉之元勲是必象賢其將大授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為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宗諸侯會朝于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獻賝賮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豺狼黷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苖扈非一時之

事也受脤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方佑我光啟舊服憬彼獯鬻能違天乎無庸勦人可以諜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其介阿史德暾泥熟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圻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舉之公於是考遺訓補缺典飾蒐苗獮狩之禮詳征稅簡稽之賦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邊鄙不聳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言其出霈乎人有

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攝黄門侍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緫百揆之樞轄酌九流之淵輿叶文軌之殷度人神之和水火象鼎其惟實餗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先是大化之行務以玄默遵夫簡易舊章在而不議吏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執秩以平之設循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叅之姦回無所措其邪噂㳫不能介其量多士動色群方改

瞻仰之者邈乎如山窺之者闇不容髮或曰執事無乃惠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將致六符於泰階敺百姓於仁壽豈直睥睨先世紛綸近古汩而隨流守而勿失云耳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禄大夫抑人有言曰樹徳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臧僖之慶有後於魯欒武之徳未絶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迺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者哉既而居不崇侈動不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沖如也謂日用不知存諸方册何天年未永瘼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遘疾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八朝廷哀傷晃旒震悼制戶部尚書杜暹即殯弔祭賻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未有詔贈太師謚曰忠憲使其官其監護喪事以其月日葬我忠憲公於閒喜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上相有變良臣將歿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

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多之以爲知命夫天下之達道有五所以待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媚于人者必好其威福賢於事者必羞其謗政公知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莫厚矣禮爲人子春秋以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舞文雷同疑獄歲構怙而不改浸以成風公

知其然則以信察御物之惠仁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嘗所著述萃于箴規以為惇叙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盛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榣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徵而彰志而晦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于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洽聞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辜人殁有遺愛嗣子稹京兆府司錄事叅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後命紆天鑒而增華敢跡前修琢豐碑而不

朽銘曰
益作舜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徳盛三祖瑯琊象賢懐
文佩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畧文教
内敷武功外鑠緇衣之弊惟公繼作用晦而明處豐思
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立極納于憲府
好是正直乃宅冡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夙夜在公居
無闕政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徳銘功日月有既令問
無窮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

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學人倫以具體為難世業以濟美為貴有能兼之者其東海公乎公諱堅字某其先東海郯人永嘉之後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令為馮翊人也原其伯翳平水土實佐文命偃行仁義大啟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代祖晉江州刺

史順陽簡侯寧至五代祖梁直閣將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貞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徳孝徳生唐西臺舍人贈禮部尚書齊明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殁光靈訓子克家詒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其人公即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黙識經藝粤自童齓則美文言時先府君為沛王侍讀公之岐嶷擊振平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所博奕惟賢門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十

四而孤祖母金城郡君姜太夫人念其聰異誨以志學
公遂尅勉詣心精微磅礴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露實
賴愍孫令伯大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
幾滅性制則從禮有慼斯絶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
其年登科解巾補汾州參軍部送邊備至于定襄軍使
王本立素重公才署為管記書奏謀筭悉以咨之坐耀
鋒鋋未嘗肯綮尋而換雲陽尉萬年坐簿親累出為揚
府工曹振鱗將摶載躍京轂垂翼遠逝有聲東南俄遷

太子文學時秘閣羣籍大抵訛謬有勑名學士詳定公實在焉為之刋緝卷盈二萬時輩絶倒伏其博達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加朝散大夫即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不失舊雖居瑣闥尚比纒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舜之官人也二年勑公修則天聖后實録及文集等絶筆中宗嘉之璽書敦慰賜爵慈源縣子賚物五百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部侍郎兼判戶部

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練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户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僧菩提流至譯寶積經及柳沖等同修姓氏系錄二教寶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公主内秉國權駙馬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景雲初今上夷亂主鬯東朝宮相四員特難其選二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任良兩宫實在公矣遂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如故進

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本官兼黃門侍郎尋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宮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迴授叔父齊莊帝用懐之遂封莊為長城縣子天下義士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義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自危懼求典閑司以遠祗悔遂改太子詹事迨義禍敗地絶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災莫附思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出為絳州歷永蘄棣衢四郡山

川分位楚夏異齊公政不易宜教以因俗德化歸厚人共由之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秘書監無何轉國子祭酒皇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為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尤及少有其比上將柴于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禋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納禮或沿或革言出人伏事立而天從時議遠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夫時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

素且無遺才公既賛相謨猷從容調議大鍾必諫温樹
不言啟沃盡規實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比德於老
彭享年若干以開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于
長安頒政里之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
贈太子少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内侍尹
鳳祥弔祭而別賜布帛若干端足俾鴻臚少卿元復監
護葬事官給皷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
人斂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治國有大事修其典章

諡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寛裕有禮温良能斷智出于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黄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最事將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夭閼也至於升堂入室探微覩奥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

或藏名山或升天府亹亹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公則備焉宜受戩穀保乂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峴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髙曾之科旨詞雄祖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賈氏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感瞿瞿如皇皇如旻天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敬而伸之乃為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王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閥出

入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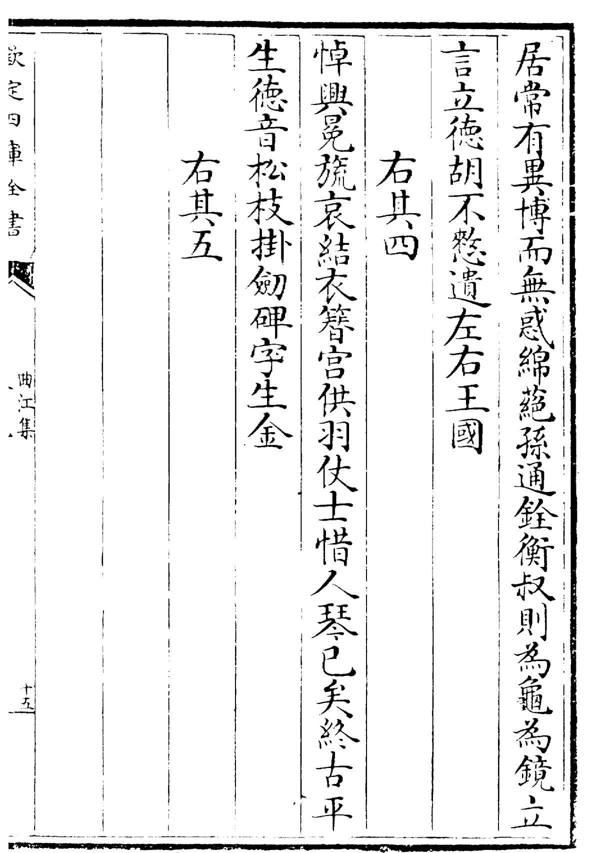
右其一

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麟成鳳積鵬起黄綬覆簣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

右其二

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慍帝思啟沃國常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

右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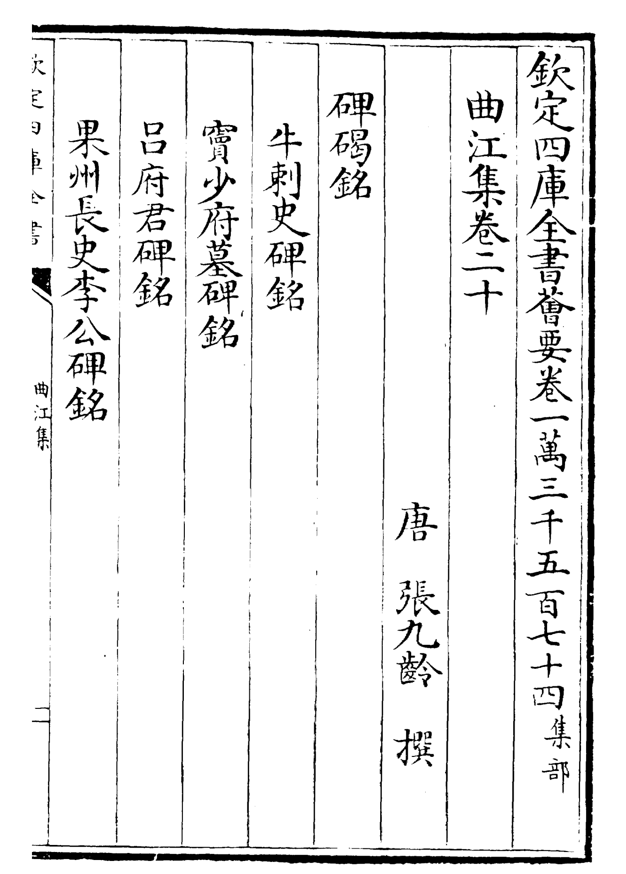
居常有異博而無慼綿蕝孫通銓衡叔則為龜為鏡立
言立德胡不憖遺左右王國

右其四

悼興冕旒哀結衣簪宮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平
生德音松枝掛劒碑字生金

右其五

曲江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七十四 集部

曲江集卷二十

唐 張九齡 撰

碑碣銘

牛刺史碑銘

賓少府墓碑銘

呂府君碑銘

果州長史李公碑銘

李叅軍碑銘

後漢徐穉碣銘

趙令碣銘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碑銘并序

夫志道莫先於無欲福善莫大於有後始而晦跡終不近名非道德之合歟生我勞臣立于遠績非善慶所致歟所謂伊人其在牛公者矣公諱某字某先子姓實始

殷後有牛父者則宋之大夫肩裔蕃衍人物更盛郈為
護羌校尉崇為隴西王簿遂家隴上是稱冠族其後因
官安定爰處鶉觚今為郡人亦既重代矣公之族祖有
奇童公者隋宗室臣風流篤厚典章損益百代可知天
下稱之地靈斯在大父通秉志高尚守道不攜當時交
辟辭疾不起父會弱齡早代有才無祿公夙構閔凶終
鮮兄弟性且純至孝思罔極幼以孑立志不違邦與道
為徒求仁自我不屑軒冕考槃丘園雖云屢空晏如也

六郡自古五方雜錯負力怙利上氣好武人庶相放風俗不純及公沖和共返真樸外以義行格物内以默致頤神不飾智以驚愚不棄同而即異有恒其德無斁於人鄰落爲之變風狠戾以之率化公既浮雲不義介石惟一或勸之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開元六年隨子西征以就色養春秋高矣道茂年衰魂氣其歸賢達共盡越五月寢疾終於伏羌之官舍時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歸葬于北原夫人同郡王氏不享偕老

先是即代毋儀婦德宋子齊姜自歸于我宜爾家室不
有配德曷生此子有子仙客為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
圖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扞長城主
恩前席且以子貴之義有加父存之禮玄澤下逮素風
激揚陰德所流大福斯至十八年有詔贈涇州長史二
十二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
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於戲存而累仁沒有餘烈福自
昭於玄體道非異於異時及其影響同符寵光如荅雖

松楸已拱而童絨載華死有可作無異會稽之節生苟為恥安用鴈門之肉貴與不貴可不然乎嗣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判梁州持節河西節度使兼隴右羣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訪處置使攝御史大夫隴西縣開國子仙客叩心知遠昊天莫逮以為先美盖闕後嗣有媿且澤漏幽壤得不銘恩名典本州豈徒錫羡而已銘曰

隴上多壕山西好武使君貞獨幼不斯取惟道為徒與

代立矩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知不行而至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于後神明其事行止於身用存玄體厥子嘉績中朝縟禮卬迴壠𡏖門重旌榮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并序

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斂於行吉人所以寡辭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則時不家至而人勸言不面命而事濟不為跡而實以阜蕃不沾

名而聲以遹駿夫如是者存乎其人故河南少尹竇公
蓋有之矣公諱某扶風平陵人自後魏大將軍侍中永
富公至烈考瀛州刺史贈刑部尚書華國公六葉矣皆
增華鄉族見重公朝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龍旂成祀六
轡耳耳公所謂盛德必祀承簡子之始大積善餘慶是
僖伯之有後故生則靈知長而純固既白而受采亦黄
以通中天假不器之性人服自然之理而況於文雅緣
飾志業孔修引伸足以長人動用足以利物既學從政

其歸簡易形有方殊道以一貫人致一意而已我乃萬目盡張故其始也以明經上第授彭州叅軍事詢謀郡將器異甚厚所遇森然其言固矣如山之為始於覆簣如江之導終以方舟於是累遷至于薛王友賛善大夫燕王築館以待士漢儲立苑以招賔當其推擇莫匪賢儁議者惟允而公在焉然由韞匵隋和十城空其價踡跼驥騄千里末之騁及其用也再入尚書郎遂為洛陽令三臺雅望一時精選舊章資以彌綸利器呈於盤錯

出宰百里實推三河其賦政則必反於其身亦既誠信被之於物是為恵懐故雖二州餘弊憸巧而難理五郡尤劇權顧而多姦莫不可使由之令自求之善處中於下韝能合遊刃至於釐舉風俗之謬裁正人倫之經務勸衣食之原調均經賦之事本為已任無間人言故視事踰四年通而不倦道德在百姓久而益彰非夫明允宣和優柔博約自我之不忒為人之攸曁亦曷由臻兹厥有洛陽所謂賢令者則周紆王涣孔明祝良公實績

之誰其似之屬天子建中都營新邑洛爾亞尹俾其董司朝選其人公首斯舉以故稍遷河中少尹且有後命廢府而復遷河南焉以公之歸從人之望官則改次政無易方以佐理王都以表則天下而年不克祚立不光寵遇暴疾而卒悲夫是歲有唐開元之九載春秋五十有六公以孝友為體一變而迪忠信以明恕為用再變而致循良故所行無擇所事無巧有恒有德終且温温不伐其功昭然赫赫所以遺愛固結必在何武之去稱

誦斯深惟恐子産之死已而神道欺而不福物情喪其所賴人之不幸今也云亡及喪之西歸則人吏致哀道路相屬得人心如此冬十一月葬于北原後之人或者將遊於斯歎於斯彼其與歸我乃不朽矣其子八人長曰某次曰某家有六丘之德里以高陽之名夙構閔凶能哀傷以殆滅匪革其道懼功伐之不傳俾予為文以叙孝子之志銘曰

綿綿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莫莫葛藟王孫承祀世

其昌兮而我實續如金如玉載揚光兮洛亞尹之德柔嘉惟則揚令聞兮惟别駕之功邦國不空毗胥詠兮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成政兮德之攸好神之所勞實降祥兮有美無度曷不肯胙令則亡兮我著名節俾無泯滅惠無疆兮

唐贈慶王友東平吕府君碑銘并序

夫官雖序賢志道者不常有位才雖屈命福未善者必無後子夏文學之達以為富貴在天于公决曹之平則云

子孫由我蓋不享當代生數猶奇流慶後人玄體乃用
亨之會也則蓋有原焉
公諱處貞字虔求東平人曾祖北齊幽州長史府君諱
贇祖隋貫州中正府君諱伽考渝州清池令府君諱師
昔伯夷佐唐實典三禮四嶽佐禹用平九州虞夏以功
而見封申呂因邑而命氏惟時厥後奕代丕承公正性
之有自來直道之不充訦嘉勇退之入德避近名之未
然越在弱齡棲遲事外用光本於藏曜履行期於滅迹

不遠於仁行之斯至不茍於義方之自止佐一郡而即安居九夷而匪陋始不然者公卜掾於東畜哉起家授𠀋州司户叅軍晏如也言旋初服遂從所好外物之槩不雜於風塵遠子之言惟聞於詩禮所謂温良淑慎無競伊人者歟天冊二年夏四月遇疾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二開元十四年冬十一月葬於邑城西南四里原夫人北地傅氏祔焉夫果於立誠静以竢命力不足者則不疚運不至者則不憂物情之難及我而易是以名利衆之

所欲也公則澹泊之德義人之所鮮也亦克蹈籍之如此而神不勞福不流末之有也有四子長曰玄知令左威衛司戈次曰玄悟中散大夫使持節鄜州刺史次曰玄智左威衛執戟次曰玄爽左衛長上惟悟玄至大官此其教忠有舊服義無斁好爵是與餘慶所貽入為王門之長出居邦伯之列屬恩推子貴名彰身後事有光於冥漠德乃發於馨香三命為大夫百代稱先子孝理所賜邦族為榮開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王友夫人贈

河間郡君累人之符至是所驗惟神之鑒謂之不欺公之女孫曰東平郡夫人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渤海高公之夫人鄜州刺史之女也氷玉相輝椒蘭同馥由福履於君子與嘉會於善人齊姜于歸魚軒曄以照路鄜畤之往熊戟殷其若雷有車服而始大履霜露而追遠於戲食于舊德無忝爾之奉先樹之休聲有以見其歸美銘曰

赫赫我祖惟師尚父決決大風悠悠終古施于胄裔憲

是文武我美其濟我則斯取雖匪高位亦惟碩德我王之友彼夫之特既貞且亮宜語而默投足皆安終身不忒峩峩積善以福後人肹蠁家慶煒煌宗姻瞻彼松檟錫之絲綸令也追飾實為先臣先臣伊何宜其有後志之所尚義無所苟身雖既没名豈虚受立德在兹亦云不朽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其先自段干木至栢仁侯皆

以醇德茂功奮于上世始於藩魏終而將趙其名不殞遂濟子令五代祖後魏中書侍郎始封懿公璨琛生徐州刺史始封慎公元茂元茂生趙郡太守君諱鳯昇鳯昇生駙馬都尉直閤將軍府君諱道宗道宗生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府君諱山壽公即郎中府君之子仍世致美在邦攸宜故我公禀靈中和履道元吉以學則探其奥旨見聖人之心以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以故動為人譽名乃日宣義府孔修德輿云遠固未可量

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洎唐興調棣州司户叅軍凡遷磁相二州總管府户曹叅軍宜州録事叅軍莫不事人以直反身於誠處卑能安敬長則順故光輔郡將周爰我洛自州徂州或嘯或諾既而遷金鄉晉陵二縣令精誠以庀事善教以長人四封用孚三英以粲彼蒲與密獨何有焉以課最遷歸州治中郢州司馬加朝散大夫行果州長史盤桓叅佐未復公侯道非吾行德無必貴遂以没化豈命也夫其年月卒於官舍享年若干及喪至

自蜀而葬不歸趙乃卜宅於許封樹汝墳子孫遂家亦既重世至開元中公之孫曰察以古諸侯之祿奉先大夫之祀晝遊本郡輝光前烈非清白以遺善慶之餘保艾爾後人亦何以臻此於是履霜爲感恭惟春秋之事刻石是圖俾揚祖宗之業斯善繼者也叙而志之銘曰長史英英作爲世程動合雅度休有令名以之入官從事而允以之佐郡爲政孔明悠悠上天曷不貴德終于參佐孰云邦國孝孫其昌餘慶乃彰冢樹蒼蒼徽音不

志

故瀛州司馬叅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父仁瞻朝散大夫果州長史世德數載見于先碑公懿烈無忝雅其度量體和而韻絺之以絲性惋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學不倦而墳典必精慮善以動而規矩皆中悉心存乎道義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叅軍換瀛州司戶叅軍以素所

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往得其中無不嚴祗長史之所
嘉歎無不崇讓同年之所厭服宜爾戩穀光昭令圖如
顔子之不幸豈卜商之云命其年卒于官舍春秋若干
公家世尚儉子孫是式初先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
果無私積高標是營而庶有餘慶豈所謂不戀本達也
無懐土以重遷不傷生仁也無困財以乏祀夫然趙之
北際何必故鄉許之東偏亦云樂國故喪之歸也遂窆
于斯及嗣子察受教義方能纂德業服事華髮潔身清

朝天子方差擇其良惠恤于下由是解印少府部符本州衣繡而歸雖榮之在晝重茵以立而悲不逮親結諸心形諸色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揚先譔德以示後葢承考之義也得無述焉銘曰

倬李侯世載德行時範言士則三英豨百夫特肥而家華而國美無度命不融足方騁途斯窮子餘慶享次嵩我丕訓藹遺風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幷序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
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
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
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棲
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
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
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
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

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及聞莞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絶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

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
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
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
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
則先生之德其可没乎銘曰
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
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寘道高事遠跡陳名卻勒石
旌邦以觀其妙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并序

有唐瀘溪令晉國趙君諱棊字棊終于其位嗚呼魯史既没稱行者不在兹乎荀孟已來論命者亦何謂也於其言而無苟作合乃遷行其志而不迴與權必遂故道每屈於位身必後于時而猶守貞不奪固窮自若立誠者既獨其所善尚德者徒隨而為名名非欲彰以美實而自著位非欲下以屬守而遂畢此由命而然歟為自我而然歟無代無之而今實續之矣公太祖肝北齊河

間通守因家乎饒陽亦既重世令為饒陽人也曽祖北
齊幽州大總管大父隋鉅鹿大中正府君列考范陽令
府君皆累行積慶以貽于後正性直道遂終于公公剛
潔不羣精明獨斷非義所在不以利汚名非禮所安不
以跡傷教有立卓爾童丱而然既學大成紛綸博綜將
求禄養也而俯就鄉舉尋而明經登科補太子正字又
改射洪尉皆以逮親自乞執政自哀遂屈換定襄尉公
欣然而捧檄矣秩滿轉洪洞主簿永城丞時縣宰敗類

公止之不可雖盡同官之心且急下人之病義形於色彼用我讎此貪而無親難與心競公剛亦不吐乃邁力爭迄用上聞因而坐免邑中黔庶莫不咨嗟求而得仁退則無慍矣乃返初服遨遊墳素精義致用清風被物或太守咨訪偃息自蕃或諸儒稽疑廢疾皆起是時中書侍郎河東薛元超人倫之表也將命河朔實舉廢滯企我休風延以殊禮立談體要大見嗟稱以故表聞其庶乎爾帝心會有陰忌之譖實為無妄之禍矣進既曽

毋致疑退而賈生投弔不無故也以此左遷盧溪丞公
竟不自列窮則體命雖在幽闇鬼神不欺苟推忠誠蠻
貊何陋時縣無長史政則我由未歲月而已成無谿谷
而不恱五鄉自專丈子左言難曉之民翕然同辭乞為
父母於是詣闕投疏至于再三朝廷尤之則受盧溪令
公聿副誠請增修德化乃鄒魯設教而夷楚變風迨公
遷殂闔境號慕古人遺愛何以加也遺令戒子留葬洛
陽斯又不戀本達也有子曰瑝歷官侍御史尚書郎洪

州都督霜露既變則感念以時陵谷有遷而音徽何代
君子所懼于斯譔德銘曰
趙侯之德好是正直令儀令則不回不忒寔邦之選彼
夫之特玉堅而折膏明自煎辰陽于遠溆浦迴邅下邑
已矣君子殲旃遺令桐鄉歸魂崇芒瞻彼有洛維水泱
泱德音不已於斯揚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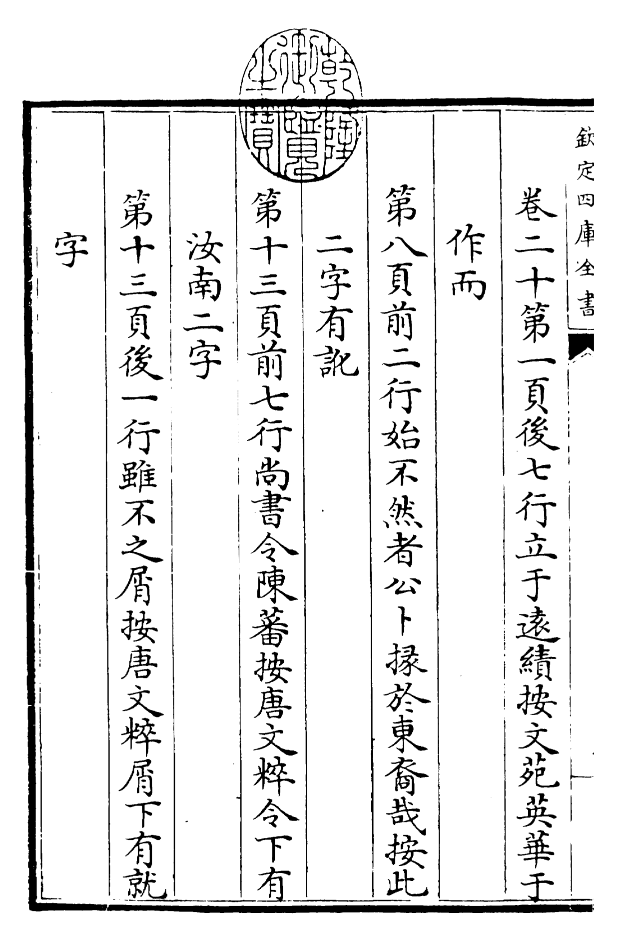
曲江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五頁前四行累遷右衛郎將刊本遷訛選據文苑英華改

第五頁後六行此亦公之善自為謀刊本善訛喜據文苑英華改

卷十九第六頁後三行庚人神之和刊本脫神字據文苑英華增

第十一頁前五行君子曰舜之官人也按此九字疑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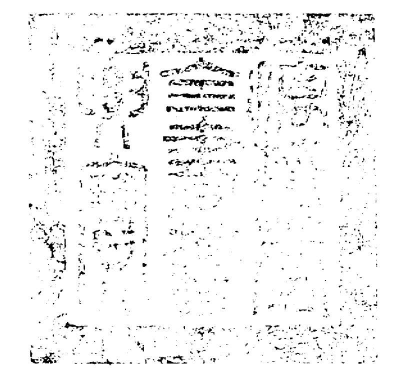


卷二十第一頁後七行立于遠續按文苑英華于作而

第八頁前二行始不然者公卜掾於東裔哉按此二字有訛

第十三頁前七行尚書令陳蕃按唐文粹令下有汝南二字

第十三頁後一行雖不之屑按唐文粹屑下有就字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 臣 金學詩

謄録監生 臣 陸恩綬